





白鹿洞以二李顯則洞。蹙矣。不若道士云白鹿洞。准  
白鶴觀也。觀之人僕其鶴。洞之人僕其鹿。糧絕則各  
遣入市。此語仙冷。差有致。從五老後屏山來。雄崖陰  
壑。犀牛折桂之水出焉。老松數百章。暗陰古色。極人  
世幽邃之境。第多一書院。又多一增塑聖人。洞中大  
有腐偽之氣。

慈山識地理。乳石額曰浴雲。以五老爲左障。  
殊雄妙。有靜室帶泉。聽澗者可以老。慈山去而其徒

文字讀書。英玉和雅。每室香供飛鳥。依人摩登。伽所  
攝。豈須呪也。

七尖胡鼻峰之前。有劉遺民讀書臺。可望鄱湖。洗硯  
池尚在。未審發願文在此。屬稿否。

鶴鳴峰下。開先寺佛印之所居也。門前古木橋蔽。礫  
石截流。殊宜夏坐。至佛前方見西瀑。如玉練下垂。一  
條界破青山色。公道景事亦復不惡。奈何苛求之。東  
瀑馬尾水稍雌。遂會流至青玉峽。但有霄轟而雨瀑。



人不得見，雪花搏擊，至龍池乃紺定，飲嗽玉亭上，飄飄乎欲仙去也。

西溪出雙劍峯之左，從山腹中掛流三四百丈，登布水臺觀之，始暘，然人覺勞畏。

香爐峯視諸峯更奇秀，望姊妹石亦娟娟宛肖，而予飯于黃岩中，見金蟒如巨椽，此固其窟宅也。

廬山僧占多，以道士分其勝者，陸脩靜然覺禪處，簡寂觀亦有瀑下，不鬱秀，禮斗石畧具威儀，飛來岱宗。

扁幻口也，至於橋邊老松五六樹，雄古翹撐，當封匡阜松長。

大漢陽峯發爲金輪，金輪峯下爲歸宗寺，此吾家右軍守潯江時，居停屬賓人者也，堂堂正正之局，風氣葦藏，土壤膏美，乘地利者不此之求，而傍潯打麓，鞠之，吾不知其何見。

兩青石渡田泥耳，去五柳石不數十步，先生食隣家往往過之，橋石大有筋脊，不借王陽坂司。



馬柱也。

悠然見南山，殊荒坵。去栗里約三里許，是歸去來館。趾在一山農矣，有澗飛短澗，下縈一潭。丈石突起，陶先生每醉臥此，吐痕尚新。無名氏題曰淵明醉此石。石亦醉淵明，千載無人會。山高風月清，吾幾欲搥碎之矣。

圓通在其泉口，望馬耳黃龍等峰，如旗屏矗列，溪遶竹深。三蘇之所信宿，至今勝矣。寺有夜話亭，改清音。又改歐亭，然不如夜話之雅也。

中大林無竒，下大林門逕，從松石中穿入，月坐涼生。予與沈叔賢奕久，山臺無垣，僧有虎慮。叔賢曰：廬湫少此一段點綴也。

文殊寺攔石門之踰，而亘之中，落山半後，屏絕巘前。控噦流絕，肖闕畫又一清風處也。

石門澗妙在泉壑零碎，隨人纓足，有珊瑚骨，有瑪瑙腹，有于闐青，玉肌盡爲雪浪瑩。澈溪魚陣出，曾未見。



餌相疑久之乃信予門生梁若木析木少年穎雋坐此痴哈不肯去大似牡丹亭下尋夢

石門乃天闕也二敵稍似而不敢望此之峭峻石色與大月山東角伯仲月山石妙在玄英而石門之石乃青紫雲結成打實者皴法軟密團縈全用黃子久中一塊香錦堆疊寺僧索予扁題之曰鐵雲絜更索聯曰花綱梯海箭括通天皆實錄也

鐵船峰在石門之側無可登理石門背有百丈梯通天池必絕下而緣上靈運明遠已曾此處著脚是役也予年友梁射侯備兵潯陽招而贊之射侯

於官而猶韻於友猶之乎其游也歸語某某之勝射侯不憚而兩郎君憚甚請王子爲導師又續爲石門之游是射侯膠於其身而猶韻於子猶之乎其游也雖然子廬游之韻終以射侯不然傲蠻隱妬之髡卽語言不遜而何所感發之予曾謂官游不韻乃今知韻竟以官也不以官則九竒菴發足卽無所託宿矣



同遊者姑蘇沈叔賢、會稽陸務滋、續遊者梁若木、梁  
析木、伴遊者能仁寺僧完赤、而助遊者晒穀石僧了  
宗、吉祥菴了一、離言楚僧復曇、趣吾遊者棲賢之恒  
水、五乳僧堅持法可、而不厭吾遊者金竹坪見空、仰  
天坪合輝、體貌吾遊者開先之東隱、歸宗之蠡雲、文  
殊之海空、至天池東林等寺、則禿惡之觀望、擾聒遊  
興掃盡矣。遊史中亦有董狐例當併書。

予幾登大漢陽峯、而爲雨所容、亦不及飲康王谷之  
水、不得取吳章道、則廬之幽僻隱奇、未盡探焉。予于  
廬猶有餘憾哉。雖然、莫親于父子、莫邇于夫婦、而陷  
缺之緣、人不得以力爭之、則廬山與予猶朋友之交。

思在日星渚、潯陽之間、人無幾、奔走市城、不暇給。  
以故予山遊不見髮人、亘古無婦尼之足、亦少觀色。  
僧亦無處得酒肉、賦命清兀、得遂其高、若生于富鬧  
之鄉、則辱淫喧褻萬丈之尺、短矣。吾所絕戀者無山。



不。峯。無。峯。不。石。無。石。不。泉。也。至。于。霞。采。幻。生。白。雲。面。起。朝。朝。暮。暮。其。處。江。湖。之。界。乎。所。謂。山。澤。通。氣。者。矣。

游龜峯山記

過河口。瞥見一方青。謫甚。頭腦作恠。此何山也。舟人曰。弋陽之龜峯也。心異之。廬游還。至貴溪。借輿力。同陸務滋。必往之。而輿人極蠢極拘。峯在越。而燕其轅。走田塍溝洫。如戰。呂布燈團團。旋旋走。不出十里。予苦督之。以峯為的。而進。斷乎不可。只索聽之。尚離峯

勇勇起識

黃峴來曰

吾鄉龜山

陞而不秀

得先生化

工之類點

獨幾段便

覺氣象撐

雷可備山

看中之海

錯矣至四

也

聲谷枯出

千古一言

也

十里而與。且雨。又有虎。恚甚。向民家借宿。盡不內。不得已。重價構松火。以三鼓至山寺。老僧未寢。神其說。曰。三日前。伽藍昇夢。有大貴人到。可作飯相候。予餒甚。勞甚。利之曰。我正大貴人也。果有飯一甌。不時而具。蓋江右俱早。禾蒸熟。以備早餐者。應夢大吉。就官舍就眠。次早謁佛後。看所謂三十二峯者。老僧指點。此為玉亭峯。此為天柱峯。此為雲屏峯。此為紫芝峯。此為圭璧峯。此為雙劍峯。此為展旗峯。此為朝帽峯。



此爲獅子峯，此爲龍鬚峯，此爲石倉峯，此爲蝦蟆峯，此爲羅漢峯，此爲象牙峯，此爲鷹嘴峯，而其中最  
高者曰龜峯，數不盡，合亦不盡，肖務滋鄉語。予此禿  
大似法聰，數羅漢者，予亦依稀領之而已。有洞，舍  
入窺其內，凡四轉，涼風浙浙然，不可久。而予虛喝一  
聲，則谷中應者四。陸友盡探之，而予大呼之曰：陸  
務滋，則應之。陸務滋少頃，陸務滋又需之。陸務滋又  
需之。陸務滋聲漸微而漸遠，然字字清越。予題之曰

四聲谷。游竟出其寺里許，一象把山左，鼻垂垂然，日  
睨睨然。一虎把山右，則蹲踞似伏氣者。此地只堪神  
佛，只可一游。二十五里至弋，甚速。極悔從貴溪發，足  
也。署弋者爲信州端別駕，爲予刻四聲谷於其洞。又  
二十年，予弟萬祚長弋，而刻予一絕于其誌。

經過玄潭記

旣辭隴洲，欲展吾師劉文節公之墓。晉卿父子挈  
舟携飯，導之過潭，登崇元觀，上雪浪閣，則千峯旗筆



青入天表。江水捲花。至此化爲靜玉。呂翁曾此借眠。  
題詩壁上。褰裳懶步。尋真宿清景。一宵吟不足。月在  
寒潭。風在松。何必洞天三十六。此等境界。亦非凡肉  
所分。又曰。墨潭衝下四十里。爲石牛潭。石牛之下。爲  
玄潭。又曰。潭有蛟龍。苦客舟。許旌陽以法降之。冶鐵  
爲柱。以鎮居人。建玄壇觀祀之。卽今觀也。看羅念菴  
先生讀書閣。有道言。留示後學。晉卿幼亦讀書。其中  
先後狀元。固爲奇事。而念菴棄一官如脫屣。晉卿亦  
每欲禪隱。則或其後身亦不可知。山東一老羽。餽之  
則餅酒肉之。則酒肉口中侏侏。第言其逃兵戈之苦。  
予曰。焉知非我輩榜樣。耶。舟行十里而至。師墓蘆  
花之龍。雲錦作案。此猶催官地耳。聞令祖太師曾活  
萬人。維天錫祉。佳城尚多。更晉卿三世不宰殺。劉氏  
之福。正未艾耳。

重游麻源三谷記

華子岡第三谷前有石巖觀大士。予額髮奉老母頂



禮其間。笑曰：見成名當再至，母勗之，每飯不忘也。子  
俸一第，而宦轍尼江右。強視時，又還初服，無絲以報  
母。母棄予三十年，所先大夫復卽世，因得終再至之  
命。初至，盱江恍惚華表之鶴，城郭是也。太平橋是也。  
舉日，生人旅館，不內會兵使者。楊公觀光，郡司李吳  
公麟徵，夜出相慰勞。於是乎得安身立命也。質明，具  
辦香倩導人敬詣，如謝康樂且申獨往之意。棗池雞  
柴雲聲漸杳，顧問僕夫，郢書燕對，予不能耐之。至一

麓磻磻，磷磷泚泚，俄而銀浪雪毳，渦旋車舞，同仙瀑之  
笑呼異惡，溪之喊詐，是所稱麻源第三谷者耶。逕轉  
有坊曰華子仙源，而明德先生題雲梯石竇于丹壁  
之上。從此入靈谷巖，子幼時來觀，大士像在巖中，今  
殿矣。亭矣。四十年積想而始獲投體於茲地也。悲夫。  
向與母同來，而今不能再也。見大士如見故人之母  
也。故人之母，依然莊嚴，而予母在三界中，不知所存  
也。何寄意大士現女人說法慈悲救度，亦何難一低

元正整日

遊覽記

而集

又於先生

見之



言補外錄小品 卷四 江西  
肩垂手一接予苦仁舊好之母也。予入肝無識面者。  
識予面者止大士以爲見來何暮也。予曰母久死矣。  
今見獨來也。悲夫不能不潸然於人命之倏忽而託  
寓此生。皆茫茫夢夢者矣。再卜筮復得前之繇似吾  
有詩見當續此愿。余此生或不再至矣。乃黯黯辭去。  
聞紅泉石磴相隔僅里許。而蠢力生面叩之不靈。亦  
匿不以告。又山志不得卽見。無論華謝之勝無從因  
想。卽執友左奉常之高躅。俱履底失之。豈不有餘憾  
哉。雖然歸而有以復吾母也。雖一饋萬漏可也。

過梅嶺記

嶺何以梅也。越王子分姓梅氏。避秦往南海。其從臣  
梅銷至嶺家焉。而築城瀆水上。奉王居之。此鄉人謂  
之梅嶺。非梅花之謂也。銷歸吳芮時。留其將庾勝。隸  
番君者守之。此鄉人又謂之庾嶺。亦非大庾之謂也。  
而白氏六帖言大庾嶺多梅。南枝旣落。北枝始開。卽  
長江天之所以限南北云。張無垢至嶺絕不見一梅。



英江李官之女。感其事而手植三十樹。一段佳話。宋嘉祐中。揭曰梅關。至今尚有十餘樹。寺曰掛角。以清遠飛來寺龍鬼移至而掛一殿角于此。六祖得衣鉢南行。惠明追至此。祖擲衣鉢石上。舉之不得動。既而渴甚。祖以杖點石。遂涌清泉。所謂卓錫者也。其側有雲封寺。有張曲江祠。開鑿橫浦。其功甚偉。從北上嶺。則斗削拔天。人不苦而馬驟甚苦。迤邐而上。喘急。每數百步一憩。未至。三里曰鐘鼓岩。其巖乳下。或擊

或考。皆有聲。偶漏景井裂。一旦豁然。至嶺。則大庾尉周懋。秦脩鄉好。以中火沃洒之。而余戀嶺。尋梅想韻。女之勝。讀其詩。足欲下。而心不前也。

梅嶺松路記

過嶺南下。有觀音巖者。蒙茸不及探。然山如積翠。臺閣一平坡。千餘丈。其土頽而淨。有松十數樹。欠申擎舞。如四皓。入公七賢。九老輩。散髮披襟。聚作清風。高話者。自此瀾濤銀亂壑。草丹迷路。在山骨崎嶇。側走。



不可方軌或十步一松或五步一松或崖或岸皆秦漢時物虬龍不足比其態麋鹿不足比其古股肱挈攫鱗甲蒼沉又有壽藤夙蘚倒映清流而驟馬魚貫販賣行憩各有關荆蜀道之意生平足日大快于此

遊清遠禹峽飛來寺記

予遊五羊取道英德萬山燥蕩雄傲狂詩不相得至禹峽而水忽泓聚山忽秀望之則廉貞聚講木火通明矣亟問榜人云此飛來寺也發書攷之始得其顛

末是時二月雨甚風駛湍悍不及泊一回首而舟已出峽矣清遠朱惟四峽主也以五月入省介黎美周締交始得其疏畧快哉二禹之秦鏡也惟四父子叔姪高隱俱更韻世表此峽不惜累千金以續靈運之歡八月予東還過清遠惟四踴躍笑眉如畫挈一舸趣予入峽見坊焉題十九福地見堂焉題涵碧予友李伯襄大宗伯所書也入圓通殿禮大士竣右之登期雲館隨喜大雄殿羅漢相甚古稍下之踏釣鯉臺



陟振衣亭，已有千仞之勢。一松百尺，虬舞翼然。而其本爍于火，則惡禿謀攻之，乃見夢于錢吉老者也。石齒踽踽，見達摩石，曾一跌此，尋御風臺，歷阮俞逕，竹不多而襍，襍若鳳尾。帝子採之，合津處也。稍上爲櫟社，綠風古陰，毛孔俱香，而數本年長于石，石反化爲樹，或石穿樹而孕，或樹穿石而姻，理不可曉。一石危突，予友何龍友坐此，呼舟人龍友，瓠肥，恐足不佞膽。三步亦喘，而能濟勝，豈近日有異相生肉翅耶？下此

爲琴心閣，宏廠藻麗，張制撫之所建也。琴心取四山響應，義龍友顏其堂曰流雲，奏玉意殊佳，而予欲省之，爲奏雲堂。高涼李口輔拍手擊節，余曰相公乃金華殿上語，我終是酸餽口耳。聽水堂左爲飛泉澗，淙淙然從笕郵出，予令健兒入懸崖上流處，截數蠡沃之，同行友陸德先以梅薑分劑，澤氣太涼，或腹痛，教人想殺惠泉，惟四循澗導之，攀藤歷巖，數折而得漱流，石是其尊人少貞先生許身處，泉之飛也。初則綏



綏然如濕雪，稍進砢砢然。雄雨之呼矣，再進而益傾。  
盆覆人語不相聞，惟四日未也。扶搖而上，則至水簾。  
臺瀑懸數織，皆番氎，卽濺沫猶堪珠箔。惟四置石几，  
石坐其間，人跡不到。鹿猿因而有之，碧苔繡草。此中  
當無伏到，掬泉一洗老眼，倍明。上有十九峯書院，已  
被山都拆圯，有臥仙巖，高僅兩尺，對瀑可同面壁。余  
謂友人胡我植，此坐爲君而設，戲其短也。復倚杖歌  
呼，陟坡老淙碧軒，上茗臺，經瑤林而還寺，取左墜。

定心泉上帝子祠，二帝子面如滿，片翩遊至此，合律  
道成，白日仙去。其從行二臣曰：初曰武者，分神於二  
禺，衣冠拱衛者是耶，非耶？過此則拾丹梯而上，盡爲  
松徑。曰嘉會亭者，沈叅軍之所構也。稍上爲松關，爲  
半雲亭。孫梅嶽令君以之，憩遊者。又上爲雲蘿道，又  
爲蒼雪崖，交藤古木，蔽昏日月。更老榕包石，如筋絡，  
肉纏綿，不了石上一樹柯條，共枕疑吾家。仲先與潘  
章偕沒，從羅浮移葬於此，爲之輓然。再上曰雲巢，曾



季往作柳葉篆甚古，傍為芝林，蕭玄圃得十二紫芝處也。再上則飛來古寺矣。梁普通中，二神化居士請龍舒延禪寺，請貞俊禪師曰：吾欲建一道場，延師于中宿上遊，師許之乎？俊許諾。中夜雷雨大作，質明開戶，則殿宇森列，金相鬼然，視之在山峽矣。師乃說偈曰：此殿飛來，何不飛去？空中應曰：動不如靜。師還方丈，則香花幢蓋，天厨仙饌，悉神運，鬼輪至矣。近年僧不戒鬱攸，一夕飛去。制府張公以惟四言復構之。

百年之松三本，枕椰樹一本，蒼鬱繡天，董其事者亦欲攻而有之，惟四苦爭之，得免。惟四開山之功，不可殫述，而予獨謂此一事當坐首功。同行友少悛守山，老僧出茗澗，賜既而肴榼至，酒行不讓，僧乞一聯，則應之曰：山今畱寺住人亦我飛來，相與看其來脈，則過峽不啻蜂腰，龍旣穿障而吳筆一枝特秀，惜明堂稍逼，異日法林燈續，當有文字知識在此。演教又去，數百武見獅石怪異，曾化老僧，會跋陀羅三藏，惟四

此聯則  
後仍恐

蘇錫

識



作詩討其一吼亦殊快。自此以上有五色榴花、鄜湛若所謂不可知也。望歸猿洞甚峻不及登而吾難其迷處爲人悟處還畜色根血愛裂斷斬絕亦人非人之錚錚者矣。和光洞更高安昌期隱其中留詩仙去惟四云勢逼斗魁雖有石床丹竈而老木翳暗棘刺跋扈不容趾曾及其洞戶值風霆大作或者恐高人竄其伎倆乎亦且姑置之且與藪杖頂踵接承而下明月中江偶值宋大將軍轟砲者三萬山環答大將

軍以連山之役期剪滅之方後會而余邀同行諸友烹泉分果各釀斗酒遊奕將軍陳玄虛守禦使嚴奕甫俱聯至豪飲于凝碧灣上歌呼謔浪互爲拇陣覺金鎖之岸涎滴欲起浴灘之雀飛舞前來樺澗漸香浮花紅動此亦萍閣之仙都盍簪之清榜矣而况恰當中秋涼颺薦爽予其有遊靡者耶

外史曰予所遊者北禺耳至南禺溟泮之七十二巖猶然日寄也朱惟四窶士剗類破家動數百人搜



剔殆盡。天工惜斧。奏妬者有山都。茲草木荒塞矣。惟  
四之憚日長。氣亦再鼓無振之者。奈何哉。獨其名氏  
峯巖水石。雅趣穩頓。可永而有也。既永而有。即不盡  
探峯巖不盡臨水石。亦可也。

羅墳 關聖帝君廟碑記 紀勒

佛。教。行。于。中。國。而。中。國。不。盡。行。之。吾。夫。子。盡。行。於。中  
國。而。中。國。之。外。不。行。也。其。弘。之。血。化。而。為。碧。子。胥。之  
氣。怒。以。成。濤。石。敢。之。力。所。在。遇。巷。古。今。忠。勇。之。士。生

李小學曰  
突天拔漢  
削青岸出

為名臣。死為厲鬼。其英風桓魄。紀載甚多。然亦何至  
如帝之浩然赫赫。自中國以至夷狄。惟姓隻行。毋論  
目攝其土木之像。即口或幾之。莫不角崩心竦。而窮  
鄉婦孺。小有災患。又惟帝是呼。是籲。匪惟尊之。而又  
親之。此其故何也。曰神道持世。亦有運在。此亦旁教  
之跋論也。張睢陽。岳武穆。豈其運獨蹇蹇。不章章。人  
耳。日耶。李維楨曰。帝固聰明正直而壹者也。王世貞  
曰。至誠無息。兩者近之。而錢文薦以為當繇護法二

張林宗曰  
文如天漢  
斜帶黃河  
飛下其理



極矣  
自帝以來  
不解之事  
至此汗疎  
髮漸痛快

氏則二氏乞威於帝而帝又乞靈於二氏也豈其然  
更可笑者一燭之明帝乃千古是治棲禽犢常人之  
所不爲者而欲以此窺帝則何其心之愧而言之益  
訛也盈天地間一陰陽也易不稱陽陰而稱陰陽蓋  
惟陰見而陽始見有陰則有陽有大陰則有大陽張  
雖陽等所激逆沴搏觸陰而已矣而帝之所遇非僅  
僅愚昏亂賊之陰也乃古今大陰似陽之曹操也操  
之所竊皆光天以下之事也操之心出門卽已無漢

而操之身至分香猶稱安漢也何也操終於自王也  
操之心欲自居于文王而以武王胥其子也忠義名  
節操之所欲噉者也操心知帝在則漢在卽殺帝之  
身而帝之心在則漢仍在必欲潛移軟買得帝之心  
以用帝乃可以致桓烈乃可以取仲謀乃可以蒙天  
下而飽其甘試思其啖葛之忍斬髮之詐下邳之役  
河難一少相推而謬爲恭謹如此厚爲遺贈如此若  
將曰吾與爾共獎王室也帝以爲此賊薄輕人至此



彼以禮獻吾以禮酬立效明報要示以朋友之誼既  
 不肯殺吾去耳辭操之書曰日在天之上普炤萬方  
 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琅琅大語萬古磨刮此所謂  
 天下之大陽破天下之大陰者也今夫威斗鄧鳩詎  
 非漢賊然決三人之首則必先操矣殺莽卓者怒殺  
 操者笑怒者易殺而笑者不易殺也豈非笑甚于怒  
 乎惡紫奪朱惡鄭聲亂雅樂故曰有天下之大陰而  
 後天下之大陽始著孫權襲帝不過氣數之逆診吾

徐亮生日  
 說得目明  
 頭戰高人  
 快論清風  
 朗月自爾  
 雷霆

知帝之心不恨權而恨操也帝首傳至洛操即尋卒  
 所謂日與陰不兩立矣日長在則帝之心長在帝之  
 心常在則帝之英爽長在開皇玉泉之顯崇寧蚩尤  
 之戰而我明嘉靖萬曆中赤馬燈袍之著宜其愈  
 久而愈烜也謝陞以為直豎三界橫亘四州超存浩  
 劫不可思議吾以為帝不可思議而日又可思議乎  
 欲觀帝者觀諸日而已矣會稽羅墳有帝宮焉南對  
 秦望端如翼如門泓鑑水方如沼如小子任有兄思



信不嗣。欲舉一子嗣之。藉兄弟。至義默禱于帝。帝心許之。以天啓七年二月五日生子。命名興起。以嗣信。信無子而有子。因椎豕。剖羊。徵優奏樂。以心饗帝。侑以蕪詞。且選石而載之。以質四方之事。帝者。帝于漢為前將軍。稱漢壽亭侯。漢壽地也。亭侯官也。似于帝為素位。而今稱帝者。以帝入。神宗之夢。神宗之所帝。吾亦帝之也。因系之以銘。其詞曰。漢末一人。有赫神武。繇長至帝。呼爺檀祖。正陽焦碑。

言利操之  
乳名

盛大已譜。予言吉利。狙詭戲侮。幾淪長夜。賴帝正午。人中一點。永照千古。諸靈遜爽。萬神集祐。補佛助孔。橫天徧土。嗟予丐義。丹誠似取。敢潔溪毛。仰于鐘鼓。測管窺蠡。代歌侑舞。秦嶽儼端。鏡波綠嫵。心依帝者。來視貞砥。

張忠烈世忠堂記

天者氣之顛也。其正大嚴毅之流行也。中于時為秋。中于星為斗。中于象為霆。中于土為嶽。中于水為河。

括蒼曰  
看此文開  
張結構之  
少的是轉



尚石簣曰  
到頭一席

為漢。中于木為竹。為松栢。中于金為鐵。中于火為焰。  
 中于禽為鷲。中于獸為虎。為豸為龍。中于艸為蕙。為  
 葵。為指佞。中于實為栗。為椒。中于人為英雄。而中于  
 英雄之身。為膽。為血。為怒。吾何以知其然哉。繇氣而  
 知之。氣既相傳。而又有以理教之。使其氣翼馮鼓盪。  
 浩浩乎。出承而不匱。於是乎。有世忠之堂。今夫福祿  
 名壽堂之美也。箕裘闕闕堂之盛也。而吾望其氣。不  
 無有悅而可干。滿而可抑。倖僥而可幾。及者。至堂以

忠名。忠以世名。不愧不作。而以似以續。登斯堂也。令  
 人有齋心焉。故大廷尉張海虹先生清勿論矣。時相  
 此人。亦何與曹郎事。而擬之為林甫。杞檜也。頌淮撫  
 者。如頌莽。捋鬚脫口。計不及此矣。論忠烈公稱觴而  
 公為之叱馭不縮。三日聞遼陷。拍案一叫曰。兒死矣。  
 義方之素。父子自為知己。豈不信哉。遼之役。忠烈公  
 可以不行而行。可以走而不走。北向拜者五。西向拜  
 者四。始為睢陽。繼為溫序。激烈從容。一何壯也。公鄉



何忠毅子寅好同聞事高忠節子年友同待詔都下稱莫逆而獨不得奉公之一面徒掛公于俎豆之間以想其騎箕鞭電之景公何往乎氣猶焯焯動也公卽不夢兩是之亭而持斧破門戶先解墨吏之組讀其疏草矢志之初嚴法令世父領之矣而大金吾一文弱請提偏旅復父讎視權璫爲腐鼠筆誅代尚方劍短後逐歸奉潘輿行吟澤畔將狡寇薄城下單騎衝圍先入衛此鬚眉男子之大節也數上書觸時忌

喉中咯咯常有物急吐之而民部公擊儒樞不兩立兩公書成告之祖告之父而告之吾君作車于室

合轍于堂氣體所關子孫未艾正大嚴毅之意苞塞乎榭楹而貫通乎盼蠻此一堂也豈僅僅暨塗丹牖豫章其林而四筵其客也乎哉且夫堂從忠立則天嚴嚴然忠以世來則親心如在忠于而堂孝于而室兩物備矣吾獨訝上天流行之氣何所不磅礴而獨聚于沁水又聚于沁水張氏之一門若徘徊羣結而



不○散○者○天○何○獨○私○于○張○氏○之○堂○也○人○亦○有○言○豈○無○肯  
構○必○斯○堂○也○而○後○可○以○世○矣○當○做○子○瞻○銘○吾○槐○祖○者  
而○銘○之○銘○曰

汾○水○西○流○惟○沁○東○注○邇○彼○張○仲○乃○繁○苗○裔○徙○自○陽○城○  
方○田○孝○弟○文○起○永○樂○迄○官○盧○氏○數○傳○文○學○芝○生○繩○繼○  
赫○赫○大○理○服○官○寅○畏○侃○侃○嶽○嶽○摧○權○拉○勢○忠○烈○輝○映○  
風○臨○玉○樹○正○色○一○人○埋○輪○破○柱○監○遼○遇○陷○引○頸○就○義○  
□□膜○拜○不○食○其○氣○有○子○象○賢○復○仇○夢○寢○嫉○惡○若○浼

敢○言○不○懼○丹○心○炳○炳○貫○于○世○世○追○惟○卑○闇○煥○茲○光○裕○  
天○高○尺○五○永○臨○厥○處○匪○帝○時○臨○中○心○卽○帝○百○爾○公○孫○  
對○此○毋○斃

唐封公笑碧亭記

河○伯○見○海○若○歸○三○月○不○庭○醉○淫○稍○定○乃○挈○其○龍○鼈○圖○  
書○表○納○命○稽○首○毋○敢○再○援○畔○溪○翁○湖○長○聞○之○轉○相○效○  
也○仙○游○唐○先○生○之○汪○啞○啞○然○笑○曰○彼○稷○稷○者○何○爲○耶○  
伯○首○之○而○且○奚○適○也○適○倏○乎○適○忽○乎○適○渾○沌○乎○是○不

陳眉公曰  
雅明中造  
出一世界  
不丁復歸  
清寧本車  
使君鬼神  
於文者矣

紀勳記



董玄宰曰  
萬鈞一轉

勝其帝而臣之不任其疲也。且夫帝何常。溪臣湖。湖  
臣河。河臣海。海又臣碧。碧亢焉。大處而我視之。蒼蒼  
者其正色耶。其遠而不可至極者耶。夫碧之視我。亦  
若是已矣。吾惡知廣大精微之不遞相為君也。窮大  
者必歸。則且碧臣海。海臣河。河臣湖。湖臣溪。而溪且  
臣我。我猶南面而不釋然。吾猥伯而局局。乃廣伯而  
啞啞也。唐先生曰。子毋太岸。吾且亭處。子娛之以竹  
花。清之以木石。蕩之以舟楫。侶之以榭臺。吾又與子  
遞相為帝。則解之曰。唐先生與汪德相若。議論相敵  
也。非君臣也。友之而已矣。

江州兵署禿影菴記

潯陽兵府。開匡廬左股下。構不精整而邃。復散處得  
福性之趣。又多林木竹鳥。野鹿叫啼。遣眷屬還空閒。  
疑聞乃局正序。移西塾兀處。一友陸生伴話。一僮庖  
一僮掌籍。一僮司衾服。燥濕日放。衙一次。公事無多。  
燒燭習靜。有頭陀出壁上。其圓中規。童然可愛。以謔

借項說法  
吹影誇門  
別出九題  
借通三昧  
孫田錫  
識



言者文館小序 卷四 五十九  
菴爲動止索之良久。卽謔菴也。陸生笑曰。僧贊僧耳。可知先生之前世矣。謔菴曰。又惡知後世之僧不先生是耶。見在過去未來俱無所住。子以爲僧卽是佛乎。一薙髮佛矣。若能解佛否。佛以慈悲衆生爲法者也。僧則奉佛之法以慈悲衆生者也。佛猶君也。僧猶官也。朝卽寺也。衙門卽菴也。寺岐出曰菴。朝岐出曰衙門。此中大好脩行。古人豈謬我哉。予愧不能奉吾君以慈悲衆生。居心不淨。時有牽衣之累。回憶金闕

弱冠時不減任育長之影。顏如白鳳。髮則玄蛇。矢心立愿。普度一世。登之仁壽。如長眉螺髻。而後偷樂。豈遂知蹉跎摩頂。一至于此。文采無觀。事功不立。空作巾幘之件。樣是葫蘆之畫。猶言髮短心長也。生老貶過。豈不歎且哀哉。陸生曰。先生之出處。我知之矣。欺則無有哀。亦何庸姑以歡喜種子。補此大千缺陷。吾家士龍善笑。臨水樂樂。炤見衰經。一笑而墮。墮起復笑。先生之禿。得無是乎。謔菴曰。可以解嘲。謹受笑。乃



題所居室曰禿影菴而為之記時崇禎乙亥三月立  
夏之夜陸生名士慎會稽人務觀齋也

淳安陳氏孝紋堂記

徑是一篇坡老

倪鴻寶曰  
天壤間老  
大文字

忠廉節義之事皆可以立名而獨用之吾親或相背  
而相拂君可犯親不可犯也身家可以不顧而不顧  
其親則天壤之罪人也攘羊之証也教兒子為諂而  
首觸屏風不聽也甚之父命不得終其身不冠不娶  
也是也而非也是皆賊其父醜其父而或斬絕其父

此蓋粉脂  
以雪兒  
美

者也蓋立名之事用之他人則著而獨用之吾親雖  
著而不甚著是故嘗糞剖股埋子鬻身甚至泣血毀  
瘠以至於死一歎之已耳而以為絕德奇行頌美之  
不休人不盡肯也非人之妬孝也以為孝於吾親即  
甚絕德奇行亦職分之當然而不之驚也且夫孝美  
名也而不宜名者也義皇盡家人之卦聖人測之以  
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又曰父父子子子得其子  
而家道正矣無所謂孝也孝之名自詩書昉也有不



言者文館小品 卷四  
孝者而後以孝維之。聖人命名之初，有勉心焉，甚不  
得已者也。蓋吾觀睦之乘，而得友泉陳先生。先生事  
嚴父，惟謹。母有疾，終月不解帶。廬墓三載，獨建祠以  
祀之。事庶母若嫡，友異弟若胞。晚年文在其手，日全  
孝。亦有何奇行絕德，而至於格天如此。其著也。意者  
其庸德隱微之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鑒之者乎。曾  
子出而友來，母齧臂呼之。曾子卽至，云母痛而心動  
也。孝子之於親，其精氣無息不往來者也。孝爲天經

天者，精氣之主。宜先生之見感于天如此，其著也。天  
欲以先生之孝範人，而挈已之經以詔之，口不能言，  
而託之于書，又手不能書，而卽書于先生之手，更防  
其末路而至晚年，鑒其終身之慕不替，方以全孝歸  
之天之事，雖巧而天之心亦甚苦矣。先生名滄，爲淳  
化諸生，其孫王政與予友善，欲徵其堂額，而袖乘以  
相示，予不能辭，乃謂之曰：手澤猶存，莫大于此矣。爲  
先生敘室以歸之。



通明亭初記

去吾廬之東十武而近。有隙地半宮。枕橋帶堞。對南山秦望。屏如望秦。几如飛鳥。准之繩也。會稽山陰暨陽諸山。千疊萬蟲。俱袞袖而朝。衆水遶會。更鏡潭光。來蜿蜒。碧波秀軟。游魚聽人。又地有灌木。柚梧翠羽。穿美雞鳴桑顛。靜入太古。王子樂之。於是臨流相度。積石爲丘。構亭其上。亭成而榜之曰通明。客曰何居乎。其通明也。得毋謂異齊離見木交火禪。取易之義。

與形家合乎。王子曰義矣而未該也。天地萬物有生之後。俱各章章。而與我不相通。則移恣隱閔。闔沕晦墨。而還其混沌。卽以人我論。莫明于人矣。然而不通之。不明也。吾昔游京都廟市。遭五方之冠蓋。其官爵姓氏。鬚眉某某。亦旣無可冒蔽者矣。第肩摩踵接。畧不揖拱。入深山。見似人者而喜。相與招呼。欵戀一頃。刻而得其家室之事。非野人之靈。捷于冠蓋也。通與不通之故也。今夫山川孕靈。固在血肉之先。其傲兀。



之氣。卽相對而不肯下。始吾游于此地。巖壑位置。非  
不分明。覺與吾語言不洽。酬應無序。徘徊四望。各渙  
散底滯。而不相蒙。自有此亭。以通之。於是乎有君臣  
賓主之分。於是乎有朝迎環衛之情。於是乎有貢陳  
酌贈之禮。於是乎有翔舞踴躍之節。於是乎有韻流  
響應之聲。於是乎有納牖排闥之好。繇此而進之。朝  
烟夕靄。涼風美月。四氣之和。百昌之媚。莫不以各正  
者保合于此。其爲通也不已。嗚乎。而子亦知兔和寺。

之蜂乎。其窒于繭窠也。一霧縠之隔耳。觸首無策。股  
支疲頓。却而復前。心誠求之。而不得其明也。一針破  
決。飛出空恍。計其快絕。必甚于鑿人得叫者。吾之所  
謂通亦猶是矣。客曰。子心通而言不昧。似矣。吾聞之  
山藏水洄。奚明之足貴。介石塞淵。而又何定。取于通  
不如虛其環中。以待無窮。請以此益新亭之記。

### 通明亭再記

通明亭成。而愛憎毀譽至。愛我者曰。木甘穀苦。石活



金死不畝肥孫子而作無益至此其憎者曰何成不  
虧何端不歆日月頗駛予與禍之父覓之而毀者則  
曰三敗來歸浚膏作堆刺人突兀猶不知四十九年  
之非譽者曰鼇峯筆起呼龍截水代有靈文事出玉  
髓王子聞之曰噫嘻此皆不通不明之故也憎亦何  
冤毀亦何讐君能求我君亦自求愛我以利譽我福  
者福兮利兮人乎天也今夫愛憎毀譽意雖分而情  
則合不過爲亭而起也使吾不有此亭則愛憎毀譽

何日而至昔者儋父居此豕其宮而益之以瀾愛譽  
不至矣而憎毀亦不至豈儋父邀獨寬之典哉人相  
忘之也人能忘儋父而不能忘謹菴是愛憎毀譽又  
不爲亭起而爲亭主人起也雖然亭爲山水而設人  
游其下者不言山水而言亭又不言亭而止言亭之  
主人亭主人不知也亭不知也山水亦不知也勞攘  
較計誰愛誰想誰行誰識是愛憎毀譽不起于亭亦  
不起于亭之主人而起于其不通不明之心不亦惑







魚沽酒。醉幾參矣。夕陽牛笛。聽幾闋矣。樵乎毋以蘇秦縱橫也。諺有之。知性者可與同居。蔡宜藻。鷗宜笑。爰居宜遠鐘鼓。還子亭之僕而相遲相望。今而後柴也。其來乎。然而稽山籬落地。儀圖之絕無知者。又不欲留姓字。樵乎何人哉。或曰。此古石戶雲隱之流。博大真人也。偶來遊戲。覺子眉睫間有猜。則入山惟恐不深矣。焚索之而不可得矣。有是哉。王子瞪目哈歎。窅然若有喪焉。久之曰。吾失矣。吾失之矣。夫樵仙人也。

醮竹軒記

陳眉公曰。惹大。一掃。正議借戲。爭納騰此。竹。菽。後清。風。不。了。軒。留。其。汗。當。便。君。萬。尺。崇。陰。可。也。

妻不可與坐。子不可與諧。則客妙。或呆。肴俗。茶限水。單則酒妙。花不常富。松不易壽。富不換清。壽且先韻。則竹妙。三者缺一不可。然而客無竹。意客可無酒。無竹。色酒可去。既有竹在。則可友可醉。而客與酒自不。

至。誰菴先生常北游。客酒甚具。若無竹。則覓竹。家杼嘯咏。不亦以篋管。几片之類。發會稽五雲之想。



既艾將耆矣。復廣文松海。至舍感翟醜之言。脩厥宇。越三日種竹。竹遂成。又作軒以對之。顏之曰醜竹。醜曰。招朋引類。成吾黨。生子添孫。願此君。未有酒也。則補之。日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先生于此凡五日。而醉三參。未幾移國子去。喟竹者曰。棗竹猗猗。瞻彼淇澳。子既而麋。孰靴而肉。喟軒者曰。板屋板屋。亂我心曲。昔師行矣。毀其薪木。更有喟者。精鏐及百。粗歡三月。無此大鑲。或亦小補。先生曰。不然。言卽及利。亦

此之醜。何人何我。何暫何久。山中之七日。抵世上之十年。寓公之三月。卽山中之七日。今夫傳舍其官者。必且真視其我。凶于而國。哀于而家。不可訓也。吾惡知後賢之不與我同好也。吾又惡知後賢未來之好。不准前賢見在之好也。卽不與我同好。爆此竹以禦魑。薪此軒以代魑。要亦復爲馬通溷糞之場。土還其土。已爾。而先生且三月。不知肉味矣。二三子弟時時載酒竹下。以報平安。當必有千霄翎鳳之氣。大吐東



南之美者。吾不啻醮竹。而且爲後賢醮。二三子也。

二還亭記

見此茫茫。百端交集。予每畏渡西陵。輒恍然于至治之世也。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豈不美而信哉。悲夫。夫使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洵無所乘矣。然而不能也。老子推本之論。不曰小國寡民乎。民稠則欲不足。欲不足則爭。爭之不得則驚。驚之思必起于賢智。

者。越。國。賢。智。之。細。而。稱。喜。驚。又。善。驚。者。也。驚。必。極。于

四。方。而。京。師。尤。甚。得。其。意。者。什。三。失。者。什。七。予。每。歸

西。陵。見。驛。亭。即。喜。又。見。去。者。什。七。而。還。者。什。三。也。什

三。之。中。旅。觀。約。分。其。一。予。爽。然。傷。之。以。爲。此。皆。知。驚

而。不。知。還。者。也。極。名。號。烜。赫。金。珠。襍。載。然。無。語。而。還。

是。亦。何。足。又。況。結。縲。芻。末。之。長。年。如。縛。敗。豚。者。哉。

今。夫。富。貴。生。死。之。說。不。出。于。聖。賢。豪。傑。之。口。謂。懸。弧

以。後。皆。行。志。之。日。也。至。課。其。底。裏。果。不。爲。富。貴。果。不



欲生否。聖賢豪傑。非人情乎。祖宗墓廬。有不望之而  
色喜者乎。以此想之。不必倦知還。窮返本也。孔子之  
歸歟。陶令之來兮。亦不過常人之情也。許之乎。吾黨  
之狂簡親戚之情誥也。善乎陶周望之記滕氏義莊  
也。以爲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  
意以爲從甘美起念。則何厭之與。衣之食之。而  
已。猶可以生。是于起也。鎮河樓之外。沙埂空澗。予欲  
置二還亭其上。一曰錦還。一曰生還。凡稍得富貴。隨  
其力之所及。以不負虛往者。憩錦還亭以勞之。卽不  
得富貴而猶能奉身以還。見其祖宗之墓廬者。則生  
還亭猶可憩也。憩歸人。因以勉去人。顧名思義。或一  
裁其無涯之欲。使其少得焉而止。亦猶夫太史之志  
也。予力不能亭。而姑爲記。以待夫能亭者。將必有勒  
言者乎。

#### 四瑟亭記

先隴之右。有支坡陀。入松迎澗。清風穆如。余心面之



爲土人金氏不可問。日久金氏鑿斧覘其下。適值余  
來。憇命鼎兒解橐以贖。一松一金。幾薪盡矣。而僥倖  
得完。其舞雀擊蚪之體快哉。因割其隴少許。價翔不  
較。而余建亭其上。顏曰四瑟鳥音松韻澗響溪聲也。  
聯曰。山能人語樵亦仙風。又曰。尋松看雀眠丹竈。燃  
竹烹溪飯。白雲皆此亭之實錄。云山行者于此息肩。  
于此陰暘于此避雨。又或于此傍居。人逃虎俱無所。  
不可而予之會心處。終在八松風花雪月亦無所不。

宜。余老矣。樂行其志耳。何必平泉金谷之爲勝哉。

重修廬山白鶴觀記

修建

廬山五老峯前有白鶴觀。道士劉混成騎鶴飛昇處。  
也。唐高宗勅建此觀。而宋學士蘇子瞻常獨游此觀。  
棋有詩。天啓乙丑夏。山陰王思任來游。攜其友沈三  
賢。陸士慎。徘徊于觀之前後。掬池日之水。烹雲霧之  
茶。摘蔬造飯。薄飲追涼。相與歌呼。樂甚。然而歛噓感  
歎者。繼之。蓋不勝今昔之俯仰焉。棟宇頽危。門櫺不

疎疎楚楚  
落落穆穆  
不我下人  
勇健如龍



設饑豬擾案。烏鼠碎簷。雖長松歷澗。依然瑟嚮。而蒿  
荆籬。豈迷陽岑莫。下聊賴甚矣。觀主人李元丹。乞留  
一言。以爲興復之藉。而任適在潯陽。爲題白鶴觀說  
以貽星子。令陳異言倡其事。郡孝廉陶孔志爲糾首  
以成之。崇禎壬申。任復爲起部視榷鳩茲。而元丹忽  
來。出孝廉手札徵記。嗟呼廢興之故。蓋有數存。觀不  
得劉道士不創也。不得蘇學士不名也。而予與元丹  
之意。不得陳使君陶孝廉等不復也。星渚瘖澁。雖未

必能煥隆章灼。而亦稱稍稍恢葺矣。然而元丹日尚  
奮然腹猶未甚。果然也。則請有以廣之。丹知白鶴之  
說乎。夫鶴者九臯之騏驎。性必處陰。行必步斗。非仙  
人之友。則仙人之僕也。不則其分身而託焉者。不則  
其相齊州而寄焉也。費禕之樓也。介象之廟也。茅盈  
之帳也。丁令威之華表也。鄭弘之射的也。浮丘之青  
田也。王喬之緱嶺而廣成子之石穴也。皆鶴也。皆寄  
也。道士偶一乘之。遂遺雲氣入層霄。視偃僂五老之



戰初士已  
先生即是  
披老此等  
文字有何  
分別

戲項不啻一跡爪其間豈復知小兒輩復有土木事  
乎子瞻聰明絕世了元以為大愚即驂鸞駕鶴為不  
死人猶屬最下一乘赤壁之遊自謂登仙羽化而縞  
衣玄裳者笑謂其樂非真樂夫何知闔戶晝寢之時  
誰與棋者非道士與羽客戲為君子軍於流水古松  
之間以鬪髯蘇也耶噫嘻子瞻誠大愚矣然而子瞻  
不愚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勝不過三世諸佛敗不過  
九天仙子諸佛仙子與我何有哉且夫天地之間有

情者俱妄無情者乃真是故莫壽于古松流水而  
士與羽客皆短日長境靜恍惚古初不聞人聲但聞  
落子非禪非玄髯得之矣如必從道士起見則廬山  
亦匡續以後之名未有續時此山何所命名而竟無  
人來往居處其下與過而不留住應無所此為深於  
樂山者也元丹能詩可與言者以此記歸之

新建江州守備府并內外營房軍制碑記

岷天東灌至潯陽九派尻楚吻吳據金陵上游是為

此段凌烟  
驟霧渺忽  
靈滯之態  
幾不可以  
色香香味  
求矣  
勇勇起歲



趙匡谷曰  
原是使君  
條畫而退  
然不居人  
品在五老  
之外矣至  
文章鋒鏑  
自與雙劍  
爭雄

諫者文飾小品 卷四  
豫章門戶水陸四通自古英雄爭利之地高皇帝  
鄱戰殲僞漢定一統湖奠江澄文皇帝北鼎精神  
一意在旄頭大鹵之間叛濠作難江州以無備遂殉  
今上登極籌海內大局如布子江右係中原喉頰  
地乃展節鉞昇輿化解公公繇名李官都戶諫所陳  
畫皆邊腹生命大計言言飲食無取排擊人上嘉  
乃建明皆實着可行陛辭之日喜動顏色以為西江  
得水活我窮餓且萬萬矣至未幾而九連慝作公左

手授策右手揮羽俄頃塵滌會流寇蔓楚疆吏來告  
他人以為馬癱公懼然曰賊有種乎癱之馬則馬也  
毒之鱷則鱷也遂乘餘皇星夜出鎮按天相地按冊  
而得舊兵巡陸公夢龍始作軍嘆曰識基之矣天子  
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二小一孰是雄州不成一旅  
於是乎議管制查舊額新募兵共四百六十九名又  
加以舊本陸營兵四百四十五名而又加以衛軍  
十五名共為一軍軍聚矣於是乎議將領謂



饒備之鞭雖長不及題請 欽命一將銜曰南九守  
備總水陸之巡以統其衆制曰可於是乎議偏裨置  
陸哨標營中軍官一員衛營中軍官一員標營哨官  
四員衛營哨官七員水哨上巡官一員中巡官一員  
下巡官一員而城內一營設中軍官一員哨官二員  
又設軍兵二百名其次隊長什長巡軍各有差於是  
乎議廩餉在守備歲廩餼心紅紙劄油燭銀一百六  
十八兩中軍歲二十五兩七錢四分又庫之家丁一

名歲七兩二錢哨官歲各十兩一錢塘兵歲各九兩  
六錢隊長歲各九兩四錢什長歲各九兩三錢散兵  
歲各八兩九錢共銀四千一百四十九兩零往時強  
者預食或兼冒弱者或餓啼終歲不得今按季赴兵  
使者倡給而兵腹始劑無不均之嘆於是乎議居處  
守備府白門至堂序兩廡凡四十楹中軍廳九楹哨  
官房八楹各兵營房共二百楹而在城內中軍官廳  
序凡十楹兵營房六十楹又築海天堤凡三百七十



丈高六尺、築演武場九楹、塹基十丈、共費金二千三百有奇、俱公設處、毫不民派、又發佛郎機鎗、鑊等器三百件於、是乎議訓練、每月三六九日、守備陸操、教坐作進退攻守之法、水操教帆檣、泗沒順逆之法、而季則兵使者考其習否之勤惰、以殿最其兵及長而至于將、則又爲之議汰、存何者、巡埤何者、巡陌何者、巡郡邑之莊與、什徃則又爲之議官、守令無敢侵更、曠無敢受民誣、無敢捨卷一、務郎當兵民並育而

不相害、不惟不相害而且相利、是役也、公有遐心焉、不因九連起見、亦不第爲流警惕思、公所謂看投瓊之六面防曲、突于九淵、慮乘塘者淺、而慮伏莽者深、觀其入告之語、崇山峻嶺、未敢明言、則誠安社稷之苦心也、君子以是知公之忠也、衛生靈之厚心也、君子以是知公之仁也、兵使者因公成事、而無能奉行、之徒有紀述、辭其可以已矣乎、是役也、前直指使者王公萬象共題、請今直指使者李公宗著督之竣事



而共襄事者太守汪秉元同知楊學孔通判張星耀  
推官劉孔源德化令伍常遜守備黃明卿而董其工  
者典史金光燦俱得附名列碑後而不佞任復申之  
一言大江東走廬青天障赫赫江州據喉控項地水  
未師流氛有恙中丞出鎮鷹揚虎帳巡行卻顧置兵  
題將其將維勇拔象拔牛其兵維趨投石挾輜軍容  
繹繹赤幘絳鞬駟介彭彭以守以蒐乃卜之居視生  
飲旺乃衛之堤避汗處亢雲屯魚麗旂旒鮮壯劈礮

叫鷲鋒飛破向西江作保更扼 神京威靈四暢呼

吸喚磨用銷山疾用滌江腥膚功在社永著令名

重脩紹興府學碑記

吾郡學世遠不知所昉戴新志唐時置城北隅宋嘉  
祐始南遷向離迎吳成化中守白吉二公補苴之弘  
治中守游公更加營構萬曆九年守傅公移置增建  
乃大備而人文甲天下至今歷四朝週甲子風雨  
侵蝕木上圯崩斷殘剝漉徘徊宮墻之外者俱歎息

脩既竣  
友請錢  
相國之記  
大約紀工  
費加勸勉  
謂當事也  
睦州朱師  
同常是建  
師過請家  
大人更爲



記而自述董役之  
若主計之清若不欲尋常通用者大人唯唯踰日蒙成命小子錄出輒私釋之即從學師工督不荷發想而以大學格物立論又以先聖明德

無色而義興麗青王公實來瞻謁之後躊躇四望謂司李隴西關公曰孰與斯士而聽之聞智弗耀也耶乃相與計度獨處節縮得鑑五百四十六兩進博士師朱公等而董之曰凡作事者謀始與其謀國不若謀家國則寬家則力學故公等之家也往檄有司有司檄尉簿凌夷下胥史臺隸百相謾也百相窟也分潤則單枯中枯則外潤公等勉之於是諸博士師唯唯朝受命而夕飲冰俱親督手民程手貨未數月而

廟合作一家此方是紹興府學一字不那一畫不缺之碑記也如知文章不在纖尖屬勝意思高大自然可望而不可及昔鳳凰一鳴岐山之花盡

游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矣天衢雲路巍殿穹門脩廊隆棟危墀城壁題榮棗楠諸賢祠宇及板重靡不極絢好堅麗之致有是哉恍然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升吾夫子之堂而聞金絲磬欬之聲也乃問記於王子王子曰公等亦知二千石公之深意乎二千石公不第謂化民成俗興學為先不如俗吏之私小其索篋而所務在刀筆也公以為方領矩步朝斯夕斯象魏之懸木鐸之徇不足以提撕警覺之而欲以革



發八百年  
和瑞結作  
成周豈似  
鸚妍鵲巧  
取人媚悅  
已也

以高起識

鼎之義外新其耳目而內欲新其心志使民之秀者  
日新作新而共以新命云耳又以爲至善之旨端自  
格物始不有司是督而督乃公以爲竹頭木屑陶冶  
錢穀備作惰勤工苦之細不詳格之則物不善使治  
國治天下者皆如此治學則金甌之齧可完玉塞之  
頽可築鐵樞石匱之蠹可剔同舟肯構之誼可盟而  
么口醜馘之領可獻 祖宗二百年來養士朝斯夕  
斯將無憬然於斯乎不然二氏之宇翬翼律律金壁

煥如其徒之有志者尚能鍊腰負石舒脚碾輪不愛  
頂踵以報厥恩以鹿生衆諸多士食鷓斯而處蠹室  
其何以對作之君作之師也竊又求之新善助於明  
德而明德之遠者鼻祖神禹禹則格物之至精者也  
敷土用木作貢辨方卽絲枲松石桐磬齒毛狐熊罴  
籛橘柚塗泥瑣瑣不可勝紀之物禹皆自綱自紀之  
此亦洪荒後之大脩葺矣遙想九州漸被六府時功  
舉昏墊之四海一旦大滌於光明則明開新舉昔之



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大小雖殊，其致一矣。吾夫子  
上下百王，獨無間於禹。禹曰：神禹。又曰：大禹實以大  
人之學，惟禹接堯舜而傳文武，會稽乃厥計功之地。  
先聖後聖，一俎一尊，互相對越，其精氣往來亦惟是。  
皐夔顏閔諸公知之，而朝斯夕斯者，民雖秀可繇而  
未可，即使知也。形家言：穴博五行之盡，學當五位之  
中，稽郡於薄海為陽璇之地，而郡庠於太乙占竹箭  
之奇。二聖在天，仰觀俯察，文命同之。是役也，妥聖併

賢光天壽，海皆二公之膚賜。若僮曰：英文蔚起，大科  
烜奕，黎庶又從安阜無量，此猶其緒餘也。諸博士師  
曰：子言無佞，然而致孝盡美，則二公亦禹之遺意，異  
時共祀之。瞽宗其誰曰不然。余曰：再予記可矣。

玉宸道院建廟特奉 聖像記

肅宗朝，羅峯相公創議易 聖像為字位，若板重然。  
天下萬世以為尊崇吾夫子莫此若。其理正，其氣壯，  
不易之言也。予獨謂其豎義居半，尊崇之意，豈不以

易道格日  
盡心萬秀  
如入金谷  
而見桃源  
有宮貴氣  
有仙氣仍



爲土木形骸。蕤吾夫子云爾。然則板重獨非木乎。裸形踞臥于廟貌之前。或鼠雀蛛絲毀蝕其面目。剝落其袍裳。誠亦可憾。然吾見字位之前。雞猪亦來。而香燈亦未肅也。是尊與褻之故。不在貌與字之間也。明矣。去留都蟒蛇倉數武。故有玉宸道院。前有三官殿。而後以寶閣奉玉皇。閣之下有吾夫子之像。乃脫沙歷胎。傳自宋元。以迄今日。當羅峰得旨易位時。勅天下盡撤去土木像。卽母敢恃功。令以肅皇帝之威。

靈羅峯相公之毅執。有所從革。卽窮塚下邑。罔敢踰時日。而此像在都門。如突兀靈光殿。獨留不毀。此必有愚父老負之。而趨若微子之枹器。屠岸賈之存孤。魯朱家之匿季布。唐義士暴六陵之骨。莫東青樹下痛哭而後去者。此心何心也。是真以爲吾夫子在。是其智猶在。有若似孔子之上也。乃真能尊崇吾夫子者也。何者。吾夫子之像。不存于沙胎。而存于奉沙胎者之心。則卽沙胎以見吾夫子。堯顙禹肩。秋陽江漢。



之氣亦何爲而不可。繇是觀之，其心存則其像見。吾惡知夫子在天之靈不欲憖遺一老于聖祖開天禮樂冠裳之會也。然則是像也。匪愚父老存之而夫子自存之者也。丁蘭木母猶有生歡。漢闕銅人尚知涕淚。以知往知來能料祖龍之入室。能奏金絲于隔墻。曰大而化曰神而不可知之聖。遂不能保其遺像于萬一之中乎哉。道士某發心欲建一廟以妥此像。孔李自是通家。道教總歸一性。不獨鑒其逃墨之心。而

抑當取其反經之意。且以愧吾人之入聖域。利吾廬以規便營私者。曾異端之不若。予同年房觀察以記屬余。請以此紀之。

魯孺人傳

爲王茂弘也。妻者是爲德之兄弟也。母姓魯氏。前此部書堂先生之女也。母始歸。少年相莊如賓友。茂弘以高才古博自命。由泮入璧水。得肆力墳典。交四方之士。無內顧憂。則賴有魯孺人在。琴瑟旣和矣。翟



翬象掃且夕以之。酬袴布昊天不弔黃鵠遺之音孺人計不知所出絕去踰日而甦。藐諸孤雄雌皆四也。雪滄曰。咄。駭婦人是不爲遺體一慟而死。隣於情矣。於是視舍敦木辭朝卜藏。抱諸兒而哭。諸堂抱諸女而哭。諸寢哭竟與之約。曰。男受書女受紅。毋嬉豫也。自茲以往。我不而母。乃而師矣。食而以毋。扶而則以師。所不如約者。請先君子之靈。孥戮汝。於是經長史仲小學。口授叔且季。女領繡文。亦稱是。當是時。孺人

爲母爲師未已也。執爨掃除。枯槁緝緝。光則時而爲媵。爲僕。田畝公私。鐘石出入。則時而爲主。記爲踐更。防惰警偷。慎酒食。游與屏身。竊聽則時而邏者爲觀。察使於是乎。男有室。女有家。於是乎。室得其賢而家歸於好。凡大典大禮。應酬小節。奇零委瑣。槍攘煩闕之事。皆於丁年一發婦取辦。人絕不知。茂弘已歿。又聞孺人機敏。驚靜事已辦。而口常不言。人亦絕不知。堂以內。惟魯孺人一也。今四子彬彬。鳳起主文壇。更



迭稱霸而諸倩復蔚然扶疎玉樹。孺人食報方新而心已瘁矣。始稱壽乃歿。歿之日。知與不知。皆嘖嘖歎美之。有悼孺人至淚下者。

外史氏曰。魯孺人倩。徐生徵。予言為媪壽。未及言而典刑已去。然予聞之。徐生孺人行甚集。非髮中人也。抑奇男子之錚錚者乎。夫歿而復生之。又復成之。將鼎食矣。誼不忍獨饗。乃歸命於夫子。彼雉經一哭者。視孺人之終始。節力何如也。所謂歿而不歿。歿而不

歿。乃壽之大者。豈必幻泡之軀上一觴哉。

范太夫人雙節傳

予曾為慈水潘氏傳雙節。今范孝廉以其兩尊人狀來。事益奇。而志合符節。何天海之間。間氣流行。獨盛也。或曰。南龍從峴柱。趨海其混厖。浩大之所融注。有

而不可不遇者。陰陽取精。為忠為節。宜其然乎。傳曰。士范時禎。妻朱氏。二十一而寡。弟范時行。

十九而寡。舅姑先去。家赤貧。朱之父母憐朱。



蘇之不答。給其歸寧。爲之所。朱皇急赴。溺賴有天幸。兄弟援起。詰朝以衣刀剔目。斃而復蘇。尋髡髮作婢。顏自廢。而在之哭夫。目眇血裂。隣姬之語不祥。卽持斧自劈。又賴朱以免。逾年惡少或豔之。遂緝衣自經。破壁搥楨。得解懸。自後二寡起居食息。若形影也。朱舉一子。名我躬。汪共之。寒餓教讀。事皆二寡。廿指中。遞給。我躬舉於鄉。尚未成進士。以二老老。勉領暨陽之鐸。予以天啓丁卯秋。游。飲其首。齋之齋。朱。

人七十有二矣。暨陽弟子稱鶴爲壽。我躬悅而復吟也。曰。小人有母。已試一日之養。而汪母年六十有七。不可與耐也。行者居者。猶二其望。我躬不力。以勞母心。而暨陽諸弟子言。范先生津津持大體。不受一寒錢。介如也。嗟呼。古今輦上。豈顯人是。少喪節辱生。卽三公九錫。一笑耳。我躬崢嶸。娉脩一筮仕。而不苟其。他日奉二老福。稱太夫人。以大官之食報罔極。其有既乎。我躬復有子。靈通犀表。天之所以報苦節者。如。



此其厚也。

王思任曰。同心斷金。古亦有之。激爲左杜。冷爲寒拾。濟爲白嬰。然此皆鬚髯持世。或出世漢也。豈料粉臚之間。有一德哉。無巴財。閱望之。衛無刑書。南史之。慙無破琴。息斲之。要無丹雞。白犬之。誓見謂一鞍一馬。馬。歿。鞍。殉。耳。所。見。同。故。可。以。同。歿。又。可。以。同。生。又。可。以。忘。生。歿。而。同。老。天。之。診。氣。偶。逆。于。范。而。兄。弟。早。殲。天。之。元。氣。又。大。聚。于。范。而。妯。若。娒。貞。且。壽。而。昌。而。穀。

矣。天以逆成其順。而又以順轉診爲祥。天乎。然朱其人。汪其人。不可無一。不能有二。而兼得之者。范也。范既腴奕矣哉。嗣後鼎貴表章。俱末節也。

黃氏一門節孝傳

崇明秀才黃長偉。高文亮節。稱獨行。妻倪氏。十七于歸。廿八歲而寡。奉灑和熊。皆於十指攻苦。嫡姑歿。遂不肉食。繼姑病。則灼臂以祈痊。而其自彌留也。能計時。不爲火風所亂。有子家慕。事之亦如倪之事姑。



也。母病亦刲股以進，不效則刻木像以哭之。鄉人曰：有是母而有是子矣。

王思任曰：以中庸之理論之，公姑父母之病無常，而四肢有限。黃氏故當世臂，則爲黃氏之臂者，不亦難乎？曰：此言不勸，不勸猶可，而可以爲懲乎？能不利其身者，方能愛其親。倪母與家，稟皆一念所起，而庶幾其效也。非以爲箕爲裘而必肖其所爲也。效不效，可與不可，皆無論也。茹素資冥福，有之乎？刻木奉晨昏，是母乎？有與不有，是與非是，皆無論也。不過還其一念而已矣。而黃氏之家有簷滴矣。

嚴雲門處士家傳

嚴雲門處士，名字春，字仲仁，吳洞庭之東山人也。曾祖芥舟公，以進士比部郎出守鄴郡，治行祀名宦。生逸山公，澆有姱節，生子文石公，果邑庠生，無書不讀，無言語不妙，世所行天隱子集者是也。乃生處士，郡守公自鄴還，解橐喚兒趣前，受賜視之，乃銅雀瓦數



片冰室之石墨一斛也。又詔之以舊本三都賦。文石公謹受教。每晨起較警。子史萬卷。盡二螺乃止。洞庭故古之震澤。魚鮮橘韻。不可以食。烟火之喉。文石公不樂出。而蕭疎好客。烹雞倒甕。命巾車縱游艇。領畧東西兩山之勝者。無虛日。處士先意承志。共給而儲胥之家。日控乃走金陵。講趨時之策。金陵故四方大都會也。奸利者于斯。而大豪古俠亦于斯。處士卽無不處也。居室少有。而文石公病入夢。兼夕歸。上所

孰多。文石公霍然起。笑曰。有吾兒。不愁無我客也。乃復走金陵。四方之士謁鍾阜。泛秦淮之明日。卽爭欲識嚴雲門。面而處士不告。恠霑接應會。四坐金權。一夕亾其篋。跡之隣少也。于揮者欲苦之。處士不可。是子親老而貧。不問可矣。他年隣少大盜犯械。而過處士之門。俛頸疾走。日何顏見嚴公。一傭病劇。乞還詢其故。曰。公長者。不欲穢公庭耳。處士曰。如此煇酷中。走四十里。不及家矣。亟舒肩醫治。有不測于我殯。竟



全活而猶子某乏甚。以所居上券。處士返券授之。金猶子不幸歿。撫其孤更痛。有女弟少歌黃鵠。誓不二庭。處士迎而養之。終其身。文石公軒鬚垂腹。與元美子威分壇角立。元美子威以城樂知交。遍天下冠蓋。文石公以山樂知交。遍兩山。樵漁處士所函至。蜜鼠雪蛆。天花海錯。桂蠹葫精。熊蒸象約之彙。何曾之所未食。膳祖之所不知者。題封歸此。閩人此蜀人。此鴈門。龍塞人。遺兒為壽者。遍嘗漁樵人。漁樵人食指雖

動不能省記。第曰好好。暗相懷去。而文石公之體。更甚。天下有一官是亟而親未飽。其一菽者。又或以親行法子。意中所誅者不少。視處士當何如。愧殺也。處士每祭必躬。察盤盂次第上爵。口紛若。而其視松檟也。折一枝。如夷其股。用是墓木拱而無觸。鬱蔥甦然矣。有鎮名秦駐。客寄也。路窳梁圯。處士整之。或曰。事不我切。處士曰。郭有道掃舍。豈其心獨駮板哉。文石公至。耄呼處士共飲。拊其頂曰。吾兒孝子也。亦仁



言者文會小品 卷四  
人也。文石如蠶叢揚簡情。蔗言一字不輕許可。人豈有譽兒癖乎。孝子仁人處士之品。父定之矣。至今怡老堂上。棋枰書几。恍聆警欬。則天隱子處士之盼蠻金絲猶動也。處士元配葉孺人。莊肅而儉。昧明督臧。獲勤事而小星之德更著。亞配楊孺人。佐夫輔嫡。其淑恭慈惠有加。生二子。昌祐昌榮。能世天隱子之學。而大處士之業者。

外史氏曰。吾聞洞庭嚴處士清特古異。豐頰而髯。畏官人如浼。有雀鹿之性焉。天隱子所稟也。其人中道日儉而恕。寬而和。至仁孝二字。其父歸之矣。得陳徵君狀之。孔宗伯誌之。而不文之。王子爲之傳。處士可以無憾也。伊二子有一言未肖其父。則寢食不安。嗟呼。此精于求親者也。昔有畫山澤之癯叟。傅粉施粉。朝夕上食。美則美矣。是他人耳。以此見嚴氏之子孫。不但世且孝。而文章大雅。亦穆乎其遠矣。

米太僕家傳



太僕與子游膠序、數騎驢、聳雪肩、譚文藝、相問難、同鄉舉、又同捷南宮、同出黃鐵庵先生門下、又同讀禮、逾廿年、而太僕分節婺州、子爲隣、編其仲子壽都、向子問業、太僕以玉樓成、召去、壽都徵子傳、三年、乃訖、諾、非敢後也、欲詳之、而以小艸冗、不可鹵莽報也、壽都孝子、更文士、讀其行實、墨俱淚、突、又讀鴻寶石齋、兩史公誌表、太僕可以不歿、然而子欲起而生之子、非能生太僕、如李少君、葉道士、輩、竟追而鬼召之也、

人之不忍歿其親、則爲位以哭之、爲位不似、則刻木以哭之、刻木又似、則傳神以哭之、傳神者、終不似、則聰明之子、求文以似之、然而文章家述美、誦懿、本欲似之、而又終不似其所有、若兩史公之文、太僕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壽都可以哭矣、而壽都猶未慟也、至子之傳太僕也、則欲壽都之慟也、蓋子與太僕交、最久、知最狎、欲以傳傳之也、正如畫者、兩史公畫其朝像、而子欲畫其不衫不履、亂髮亦好處也、噫、



吁兮痛哉。

傳曰。故太僕寺少卿米公萬鍾。關西安化人也。以祖  
父錦衣籍隸都下。字仲詔。性喜石。慕其家。漣城風故  
號友石。其爲人也。正氣古心。韻雅文雋。是其本色。而  
好名脩俠。喜爭勝。懶疎癡癖處。亦復不少。公生有萬  
夫之稟。今文古文。詩歌詞賦。俱登峯造極。至所傳三  
跌子。四句半。鹽水鏡花夾村粘雅。元人唱之。而脫頤  
者。尤精戈法。稱南黃北米。四天之下。求米字者。買得。

價輒相誇詫。因是每晨啓履。滿函塞。乃置簿錄。所求  
姓氏。往往失遺。至攢眉償累不懈。公亦稍稍自矜重。  
雪蠶舊紙。冷金便面。鋪置沉香板上。必麗兒吹簫管。  
引滿一盃。乃疾書得意。公復善爲斗尺字。五侯緹騎。  
中貴家。往往得之。華其堂。公常以此椎驕。玄宰而予  
故。翽且抑之。又善畫山水鳥花。俱造微入妙。久之不  
能給。四應。月出金錢倩。捉刀人捉刀人。燥濕難調。反  
以此持公。公不能飲。能好不能醉。而喜看醉人。能琴。



能奕能握槩能蹴丸能劍能謎隱詭諧打冷哨縛冰  
趣能審音顧曲能別白博古圖而其大要薦好者在  
石少共子游灑水見一雛姬名卿卿驟惑之遂絕去  
同年友一行榆柳公如嬰兒啼獨後別回環梭送乃  
以百里為千里初令玄扈不橐一錢弟愛其文竹數  
十段截為杯筒榻座膠漆快年許而轉輸費更甚令  
巴嶽治行卓三異矣忽欲看浪如象大鼓在天上之  
峽瀨借郵符帶朱砂解至京蹇屯坎困之卦備游之

雖筋磨氣耗不悔猶曰不足以償一日也調令六合  
走姑蘇謁節鉞或言太湖去西子湖三日夜耳卽臂  
筭往觀之然大有去後思于六合六合人孫伯觀奇  
士也俠而藻作板重祀專諸祀張果老祀王無功祀  
米仲詔人以為異而予以為同其視陶清源也偶過  
水月菴習靜乘人餘皇至遣一程不顧吏曰當往候  
之公怒母潤乃公事茂陵劉郎如掃落葉損公緝索  
公為牘者踏穿門限公自怨毒時搥胸頓足米生米



生何乃自苦如此。俄而日飛鳥依人窮而睚我且奈。何一猾至見公曰走非累公者但家貧覓得雲籃紙十幅乞公書可以得百金公肯諾不必贈王不留行矣公大笑便呼墨汁立付之客便納首辭去留之明日辭踰日又辭公乃益強之留大飽所射而去公至今不疑也公至杭爲觀察從未題封半面之讖慕名之羽袖求通寫募者踵相妬也會往四明謁鹺使樸禹穴爲亡賴少年所辱入過我門不入時予失官失

怙知其性不以爲憾公亦不以爲歉其坦忘類如此省大比士借公外微察公方角巾芒屨步昭慶寺訪古畫及時之朝盈孜孜惟恐失者諸士子科頭戟手謾罵其呵護不遜避公不忤也曾邀予游三洞一洞須蕪火舟摩入崖如鼻堊人挺臥若小斂予意難之即銳然去冠裳以先之有烏傷簿當筥持公朱墨易墨字詰之何故願得多書罪數行還家手公字耳公乃慰之去反貽多書被羊肉騙矣出優種娛我戲



擒兀术刀械悉真具一錯不可知而公喜以此驚座  
 有僮司別墅沒穀粟盈千有告者公怒甚迫欲得之  
 嚼其肉無不為此奴危奴笑曰不須我虞暇公在榻  
 坐袒而背荆出袖中蝗數升飛起大呼曰天乎奴歎  
 于此矣膝前抱公足大號請賜歿公曰噫且走一走  
 而事解公在海澱作勺園引水種竹大似望江南晚  
 作漫園領蒹葭之趣然喜為曲折展轉之事朝移戶  
 換客幸不得入即入亦不解何出客方悶迷公為缺

而所為米家燈者即以米家園之境自摹之而自譜  
 之每上元夕觀者如慕鰲城所恐古雲山房房中積  
 卷石為山艸木生之寶藏典馬事事欲異人也所蓄  
 石幾至萬金獨一石峯詭響越寵之別館以當御徵  
 閩人吳文仲用孫位畫火法圖出遍索四天下題呼  
 予猶心許之而未竟公又得房山一大石便欲負之  
 而趨日鞭騾至千頭行僅一二里貨子錢半萬如靖  
 郭君拒諫吾無辭為之終不得至乃即半途築垣衛



之如守塚者。設數十戶。歲時一往上食。公之門自道學文章。技藝拳勇。三教九流。百工傭作。一長可取之人。公皆錄之。飲食若流。賄贈無算。公不甚町畦。大度普心。無賢愚厚薄親疎。可否之別。以故。歿之日。客存散者。俱半。惟六合孫伯觀。弼壽都營大事。蘇簡遺囊三十碎金而已。賴大京兆劉公榮。嗣少司農劉公重慶。醪贈之。始得歛。公居官清介。內持不以貧旌。杓客告之貧。雖甚。無長物。亦必以杯棬付質。庫應之。魏璫

羶公才子。欲諷一往。不得。南中大貂祠。頌乞公書。公正藩芝陽。磨其幣。厲聲曰。刀鋸餘欲我捉筆哉。竟以此削短。後衣潛齊魯間。幾不免。今上龍飛。賜環。卒至。有僮往石門。信至。公夜上封事。請速斬督師頭。速備禦。俄而薄城下矣。公提刀守德勝門。去卽不言徙薪功。冢宰每晤云。公耆宿也。卽當啓事。奈無缺。公曰。一人出一人補矣。安得缺。冢宰手謝之。而心拂矣。公遂以太僕終。元配李淑人。早卒。繼配陸淑人。勤



敏佐公官以十指供中饋和熊勗壽都成名士公革  
之時一慟而絕格于命婦反不可稱烈國家事往  
往如此李生孟祺娶王氏祺歿而王刻得表烈何忠  
義家之多難多奇也亦有人譽豈盡天語哉陸生  
卽壽都文苑中之飛鋒也父母喪一時弟壽國方覓  
梨粟一簪爲父枯一簪爲母枯一手拍父棺一手拍  
母棺痛哉天不助善人以濟禍慘之予之爲此傳願  
壽都一慟之後勿再目也

外史氏曰人各有偏至不掩其全予嘗謔仲詔子之  
石破瓜久矣仲詔曰君家大令何不厭家雞耶仲詔  
過潤州表元章墓至犯難構訟大有費破乃得還其  
石馬此皆人情之所不必爲者不必爲而必爲之乃  
所以爲仲詔至懶踈癡癖人不敢以之加仲詔而加  
之者惟予則予固仲詔之知己也民有三疾何害狂  
狷卽不得抗中行乎

舒湯雙母傳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聞此時、鄜州之月、聽少陵、浩嘆輒酸黯、閉去傷哉、舒母畢命之際、執其兒科八歲之手也、欲淚液枯、欲言氣續、科知哭矣、而京若喬、猶奪稍以嬉、謂母今日寐、猶未醒、彼稷稷者、何爲傷哉、其未解也、而今解矣、搜之黃泉、窮之碧落、解無及矣、則以傳屬王子、而併其繼之母、曰湯宜人者、請合之傳、傳曰、興化李組脩氏、故文定公之孫也、海內大家、牀座簪笏、卽無如李氏、而組脩公獨竒、別介持陸

梁於帖括之外、一進賢冠、何足貴、乃公因癩精、聚因莖、親精地理、因四方有事、精兵法、因災禳、精風角星、緯因游閒、精奕、因內養精、黃姪之術、蓋古之太心人也、文定公雖久相、中憲公雖莆守、然父子好其寒薄、其府第瓠殼耳、組脩公借伯兄攻苦蕭寺、一布袍牽手足、始儷舒宜人、昭陽碩貢之息也、歸組脩時、雅素束絲、不以爲愧、太恭人姑徐笑曰、新婦竟是大家、豈無百兩安所用之、母從此奉教、時其蚤夜、惟太恭人



是嬌客至相府空堂聞應而機杼響甚厲詢之母舒  
所下也。有戾媼豺其聲而性更過之與母處一月而  
鹿三月而羝五月而化爲麟。歿之時舌上以舒娣結  
青蓮子去母曾首舉一子與小叔年相若小叔危於  
痘母戟額神前願以已子代而甦姑之痛竟得甦免  
鄉里至今有言其事者。組脩公不問家產母代持籌  
不聞盼息科就外傳母拜捧以授日童而牯之先生  
無願世家子中外方嘆賢淑而忽以疾逝得年二十

有五。當是時素帷香冷英步珊珊歸來悄視三子一  
女。齟齬熟矣而太恭人搥榻且吁也。組脩公卽何敢  
宴息母子起步中庭陰風動燭相與謀繼太恭人曰  
繼之則無母而有母。組脩公曰繼之恐母存而子去  
則相與泣數行下。旣而組脩劃然一悟曰老母之事  
大弱孫之事小兒多外游誰爲捧盤匱者太恭人曰  
卽爲我而繼之不再尊矣於是擇太興湯文學之女  
而委之。會太恭人曰立母如立君必也正名乎。組脩



公曰。與權未與立。莫則難圖也。太恭人曰。咄。何爲介。此不祥語。而湯竟母矣。人以爲危疑之事。難任如此。而不知母固正大敏穎。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至則事太恭人儼然舒也。僅易一貌耳。太恭人笑曰。得非離魂認臂之奇乎。然更才甚。組脩公坐上客滿。性卞急。每款之。卽欲得母曰。第奕之。未半局。而看核精整。上下數。太恭人而太恭人飲醢。意造之。俱合作也。飲食。亦正當。其神香。其。烹茗。事事脩潔。

組脩公之福不儉矣。撫科之兄弟亦無以異於舒也。組脩公或小有督責母。卽諍曰。若舒在何。至此其呵護倍加。組脩公往蒲陽省中憲。母代秉筭。緝扇鑰。以至弔賀。醉辭之禮。井如也。太恭人病。母亦請代。長齋。而前者三年病竟愈。爲科等總角。整裳包書賦菓。至娶婦婚嫁。一絲一縷。皆出其心。綜手擘自舉。二十年而母又以疾逝。得年二十有九。長科今爲太學生。



嗣京崇禎戊辰進士今爲南昌府推官喬萬曆己未  
進士今爲陝西新督撫兩母得金封宜人而共窆於  
京口之小劉山子孫幾百斯矣

外史氏曰天有先後地何不然人亦有之矣有堯有  
舜有禹有稷而今於筭中求之有舒有湯也此兩母  
者論德性則女中堯舜也論功業則婦中禹稷也異  
哉不相見於天之下而可以相見於地下爲李氏謀  
子或生而成之或成而生之易地皆然二天剛一也

家有凶事或益之不凶反得稱吉雙母哉

馬因客傳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質明述  
夢中事兼夢中傳而稍爲潤色之

馬雲字因客西人也勇力負俠似曾爲貴官走大陸  
見馬蹂躪齒骨狼籍先具袍帶大招乃同其友一  
人掘土掩之須臾厲爽英魄如石子擿至其友氣不  
勝陰酷乃立斃而因客壯盛仍獨立竣其事以歸途  
遇一羣豕數買鞭之有豪橫闌取私稅因客不平立  
拳之至中抵法埋道北彷彿是平子門外隔沙河有



讀。者。亦。錄。小。品。卷。四  
大。礪。一。統。不。省。何。文。字。意。是。有。道。碑。也。韓。求。仲。太。史  
往。入。里。庄。看。佛。日。將。入。虞。淵。因。客。在。埋。中。喚。求。仲。立  
此。碑。下。者。三。意。是。護。求。仲。恐。人。不。利。之。予。適。游。其。間。  
聞。因。客。聲。而。不。見。其。人。南。岸。一。人。出。曰。此。西。北。大。俠  
也。王。季。重。在。此。可。出。見。之。求。其。傳。因。客。曰。不。敢。請。耳。  
俟。月。上。未。幾。而。寤。

外。史。氏。曰。此。夢。語。也。予。夢。多。異。游。異。山。水。看。異。書。與  
異。人。語。馬。雲。入。吾。夢。更。悉。天。下。大。矣。焉。知。無。是。人。無  
是。事。然。既。稱。大。俠。當。山。生。灰。而。破。空。住。若。一。血。氣。之  
勇。埋。骨。殺。人。鍼。芒。事。耳。何。足。留。姓。字。而。迫。迫。於。金。雞。  
未。剪。夢。之。前。索。子。以。傳。哉。輒。曰。王。季。重。王。季。重。何。人  
也。劫。灰。之。後。不。但。不。知。其。人。亦。不。知。王。季。重。三。字。爲  
何。世。也。